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鬼谷子

舊本題鬼谷子撰。鬼谷子。周人。其鄉里姓名無考。因其所居。號曰鬼谷先生。蘇秦張儀皆師事之。是書

之名。始載於隋志。爲縱橫家之祖。唐志則題蘇秦撰。案漢志無鬼谷子而有蘇子。或此書本蘇秦述其師說而成。故題名雖殊。其實一也。

捭闔

節錄以下各篇並同

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。爲衆生之先。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。知存亡之門戶。籌策萬類之終始。達人心之理。見變化之朕焉。而守司其門戶。故聖人之在天下也。自古至今。其道一也。變化無窮。各有所歸。捭闔者。道之大化。說之變也。必預審其變化。吉凶大命繫焉。口者心之門戶也。心者神之主也。志意喜欲。思慮智謀。此皆由門戶出入。故關之以捭闔。制之以出入。捭之者開也。言也。陽也。闔之者閉也。默也。陰也。陰陽其和。終始其義。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。曰始。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。曰終。諸言法陽之類皆曰始。言善以始其事。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。言惡以終爲謀。捭闔之道。以陰陽試之。故與陽言者依崇高。與陰言者依卑小。以下求小。以高求大。由

此言之無所不出。無所不入。無所不言。可。陰陽之理盡。小大之情得。故出入皆可。何所不可乎。

揣篇

古之善用天下者。必量天下之權。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。不知強弱輕重之稱。揣情不審。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。曰。度於大小。謀於衆寡。稱貨財之有無。料人民多少。饒乏有餘不足。幾何。辨地形之險易。孰利孰害。謀慮孰長孰短。君臣之親疎。孰賢孰否。與賓客之智睿。孰少孰多。觀天時之禍福。孰吉孰凶。諸侯之親。孰用孰不用。百姓之心。去就變化。孰安孰危。孰好孰憎。反側孰便孰知。如此者是謂權。揣情者。必以其甚喜之時。往而極其欲也。其有欲也。不能隱其情。必以其甚懼之時。往而極其惡也。其有惡也。不能隱其情。情欲必失。其變動。而不知其變者。乃且錯其人。勿與語。而更問所親。知其所安。夫情變於內者。形見於外。故常必以其見者。而知其隱者。此所謂測深揣情。故計國事者。則當審權量。說人主則當審揣情。謀慮情欲。必出於此。乃可貴。乃可賤。乃可輕。乃可重。乃可利。乃可害。乃可成。乃可敗。其數一也。故雖有先王之道。聖智之謀。非揣情隱匿。無所索之。謀之大本也。而說之法也。

摩篇

古之善摩者。如操鈎而臨深淵。餌而投之。必得魚焉。故曰。主事日成。而人不知。主兵日勝。而

人不畏也。聖人謀之於陰。故曰神。成之於陽。故曰明。所謂主事曰成者。積德也。而民安之。不知其所以利。積善也。而民道之。不知其所以然。而天下比之神明也。主兵曰勝者。常戰於不爭不費。而民不知所以服。不知所以畏。而天下比之神明。其摩者。有以平。有以正。有以喜。有以怒。有以名。有以行。有以廉。有以信。有以利。有以卑。平者靜也。正者直也。喜者悅也。怒者動也。名者發也。行者成也。廉者潔也。信者明也。利者求也。卑者詔也。故聖所獨用者。衆人皆有之。然無成功者。其用之非也。

權篇

佞言者詔而干忠。諛言者博而干智。平言者決而干勇。威言者權而干信。靜言者反而干勝。先意成欲者詔也。繁稱文辭者博也。策選進謀者權也。縱舍不疑者決也。先分不足而望非者反也。故口者機關也。所以閉情意也。耳目者心之佐助也。所以窺問見姦邪。故曰參調而應。利道而動。故繫言而不亂。翱翔而不迷。變易而不危者。觀要得理。故無目者。不可示以五色。無耳者。不可告以五音。故不可以往者。無所開之也。不可以來者。無所受之也。物有不通者。故不事事也。古人有言曰。口可以食。不可以言。言者有諱忌也。衆口鑠金。言有曲故也。人之情。出言則欲聽。舉事則欲成。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。而用愚人之所長。不用其所拙。而用其愚人之所工。故不困也。言其有利者。從其所長也。言其有害者。避其所短也。故介蟲之捍。

也。必以堅厚。螫蟲之動也。必以毒螫。故禽獸之用其長。而談者知用其用也。故曰言辭五。曰病。曰怨。曰憂。曰怒。曰喜。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。怨者腸絕而無主也。憂者閉塞而不泄也。怒者妄動而不治也。喜者宣散而無要也。此五者精則用之。利則行之。故與智者言。依於博。與拙者言。依於辨。與辨者言。依於要。與貴者言。依於勢。與富者言。依於高。與貧者言。依於利。與賤者言。依於謙。與勇者言。依於敢。與過者言。依於銳。此其術也。而人常反之。是故與智者言。將此以明之。與不智者語。以此術教之。然人難爲也。

謀篇

爲人凡謀有道。必得其所。因以求其情。審其情。乃立三儀。三儀者。曰上。曰中。曰下。參以立焉。以生奇。奇不知其所擁。始於古之所從。故鄭人之取玉也。載司南之車。爲其不惑也。夫度材量能揣情者。亦事之司南也。故同情而俱相親者。其俱成者也。同欲而相疎者。其偏害者也。同惡而相親者。其俱害者也。同惡而相疎者。偏害者也。故相益則親。相損則疎。其數行也。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。故牆壞於隙。木毀於其節。斯蓋其分也。故變生於事。事生謀。謀生計。計生議。議生說。說生進。進生退。退生制。因以制於事。故百事一道。而百度一數也。夫仁人輕貨。不可誘以利。可使出費。勇士輕難。不可懼以患。可使據危。智者達於數。明於理。不可欺以誠。可示以道理。可使立功。是三才也。故愚者易蔽也。不肖者易懼也。貧者易誘也。是因事

而裁之。故爲强者積于弱也。有餘者積于不足也。此其道術行也。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。內親而外疎者說外。故因其疑以變之。因其見以然之。因其說以要之。因其勢以成之。因其惡以權之。因其患以斥之。摩而恐之。高而動之。微而正之。符而應之。擁而塞之。亂而惑之。是謂計謀。計謀之用。公不如私。私不如結。結而無隙者也。正不如奇。奇流而不止者也。故說人主者。必與之言奇。說人臣者。必與之言私。其身內其言外者。疎其身外其言深者。危。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。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。人之有好也。學而順之。人之有惡也。避而諱之。故陰道而陽取之也。故去之者縱之。縱之者乘之。貌者不美。又不惡。故至情託焉。可知者可用也。不可知者。謀者所不用也。故曰。事貴制人。而不貴見制於人。制人者握權也。見制於人者制命也。故聖人之道陰。愚人之道陽。智者事易。而不智者事難。

右縱橫家書一種

戰國爭強。互相虞詐。於是縱橫家起而應之。雖其設心之公私。與操術之仁忍。人各不同。而其說之精者。洞澈時勢。委曲人情。亦多足開人神悟。益人智慧。自劉漢統一。其說乃漸衰滅。而說者謂誦詩專對。本行人之事。蓋詞賦派實承其流也。然其事究竟別論。故亦不復泛及焉。